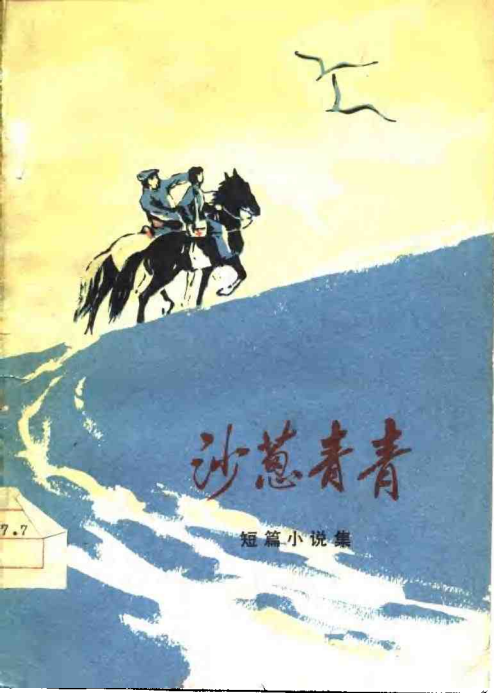




青青葱葱

短篇小说集

7.7

沙葱青青

《内蒙古文艺》编辑部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1976年8月第一版 197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60册

统一书号：10089·89 每册：0.39元

内 容 简 介

这本短篇小说集是从《内蒙古文艺》1974年第四期至1975年第四期发表的短篇小说中选编成册的，作者大多是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所选作品从不同的生活侧面，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刻地反映了党的基本路线，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了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

作品故事感人，语言朴实清新，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气息，适合广大工农兵和青少年阅读。

毛主席语录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目 录

柳湾春枝.....	社员侯三毛(1)
激 流.....	林海鸥(12)
银海飞燕.....	女工黄静纯(27)
战 友.....	马沛然(38)
连 心 曲.....	社员崔凤鸣(58)
钢筋铁骨.....	工人于培林(68)
渠畔新歌.....	李廷舫(82)
二过“黄河”以后.....	工人陈弘志(98)
铁 燕.....	工人王裕熙(109)
传 统.....	施文俊(119)
攀高峰的路.....	胡 泽(134)
老鹰湾粮站.....	乔澍声(155)
钢铁师傅.....	工人赵振寿(170)
沙葱青青.....	周彦文(187)

柳湾春枝

社员 侯三毛

—

黄河大队柳湾生产队新任会计是刚入党不久的柳春枝。她细挑个儿，红扑扑的圆脸盘，一对有神的大眼闪着锐利的光芒。梳两条粗硬的小短辫，上身穿粉红碎花布衫，下身穿蓝布裤，朴实庄重，有一股青年人的朝气。春枝这次当上会计，是队里贫下中农推选的。前任会计李怀根帐目不清，群众推选春枝来接管。今天她正在队房撻打算盘，军属王四婶急急地走进来。春枝停住手站起来，亲亲热热地招呼四婶坐下。

四婶坐在凳子上，细细打量了一番办公室，见房里拾掇得干净利落，里里外外一片新气，她用喜慕的眼光瞅着春枝，心想：这闺女手脚勤快，工作认真负责，一定能成个好管家。

春枝拉了把凳子坐在四婶的对面，一对大眼望着四婶问：“您一大早来，有做的吗？”

四婶笑着说：“耽误你的工作了，也没甚大事儿。”

四婶是队里的保育员，哄着一群娃娃，这阵儿正是农忙时节，她哪有闲空串门儿。春枝拉住四婶的手，又细细盘问：“您准有做的！”

四婶往春枝跟前挪了挪身子，把事情原原本本给春枝说了一遍。春枝听了，没吱声，把小辫一甩，笑说道：“您提叙的这个事，我们研究过，大伙都很支持。就是咱队刚买了一台拖拉机，还要买化肥，所以这个项目原来没计划上，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四婶一听，眉头结起疙瘩，把身子又往春枝跟前挪了挪，低声说：“当紧事，要不我也不提叙，这回供销社来的可是好机子。幼儿园要是能买一架缝纫机，我哄着的那窝娃娃的衣裳就不用他们娘操心了，他们娘腾出手，就能一心扑到学习和生产上去了。”

春枝说道：“您的主意是好，就是眼下当紧买化肥哩。”

四婶把头发理了理，还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她也清楚，化肥是比缝纫机当紧，家有三件事，先从紧上来，况且又是追肥的时候，节令不饶人呀。四婶站起来说：“那我另想法子吧，要是买，咱家里还存着钱呢。”

春枝拉住四婶的手，说道：“这么吧，我们家也有存款，先拿去买吧。”

四婶一听，连连摇头：“那是你要买自行车的钱，不能用。”

春枝忙说：“车子以后再买，还是先买下缝纫机。我一

阵给您送去。”

四婶心里想，春枝当上会计，不是上公社学习，就是去大队开会，车子是她当要的东西。就再没说啥，站起来心急火燎地走了。

四婶出门没走几步，一抬头见李怀根迎面走来。他有四十大几，长脸尖头，细腰罗圈腿，一脸死灰色。

李怀根见四婶从办公室出来，知道有做的，便打着呵呵问：“四婶子，大清早您忙甚了？”

四婶斜了李怀根一眼。四婶摸他的根底，这人原先在队里当会计，一贯是佛口蛇心，一肚子蛆。不管干甚，一沾边就想捞油水。在狠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时候，发现他有大问题，令他停职检查，才换上春枝的。

李怀根眨巴着鼠眼，皮笑肉不笑地问：“您是大忙人，我看准有什么做的，是吧？”

四婶惦记着缝纫机的事，哪有闲心和他磨缠，没好气地说：“取钱。”

“取钱？”李怀根一听，有门儿：春枝是四婶未过门的媳妇，准是备办结婚的东西。他心里估摸，听说供销社来了缝纫机，她准是借钱想买缝纫机子。他又往四婶跟前凑了凑，神秘地问：“取上了吗？”

四婶没吱声。

李怀根伸长了脖颈，压低嗓子问：“差多少？”

四婶买缝纫机心切，没答理，扭身就走了。

四婶走远后，李怀根把牙咬得格格响，暗想道：“你柳春枝打掉了我的肥油饭碗，我要从你的手里把它夺回来！想个冲方子，就是扳不倒你，也不能让你舒服安静。”他正要

走，一抬头看见春枝站在办公室门口，他赶紧过去，咧开嘴巴说：“来晚了。”

春枝没好气地说：“你总是这样磨磨蹭蹭的！”

李怀根连忙说：“不，不。”

他们进了办公室，李怀根凑到春枝跟前。

春枝把帐本子往李怀根眼前一推，严厉地问：“你自己看看这笔帐，怎下的？”

李怀根狡赖说：“事搁开久了，我也记不得了。”

春枝又厉声说：“这是你自己记的帐，你看不清楚！”

李怀根的脸变成了白墙皮，愣睁眼地站在春枝对面，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前滚下来。

这些天来，每当夜晚办公室里响起算盘声，李怀根就心惊肉跳。昨天夜里，李怀根悄悄地趴在办公室窗口偷听里面的动静，春枝正向老支书田永康和队长刘旺作着汇报：

“……去年卖草的那一笔款，帐上查不到，问李怀根他也说不清。”

李怀根一听，吓得手一抖，不意中碰了窗棂，屋里的人不说话了，齐往外看。吓得他慌忙奔逃，只听背后传来了春枝他们的说话声。

先是刘旺说：“是狗吧。”

春枝说：“不对，狗碰不上窗棂。”

田永康说：“是两条腿的狗！”

春枝说：“咱们要提高警惕呀。”

……

李怀根正想着，门“吱扭”一声，进来一个矮个子，胖脸盘，长着几根稀拉拉的黄胡子。他是村里头有名的爱占便

宜的上中农石富，绰号叫“精细鬼”。他今儿突然来了，春枝知道必有缘故，便放下帐本问：“有事吗？”

石富象鸡啄米似地点着头应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点儿。”

春枝知道他说话爱绕弯弯，又问：“有甚事？说吧。”

石富坐在春枝的对面，慢条斯理地抽着烟，两只小眼不停地眨巴着，他在琢磨怎样开口。抽足了烟，捻掉烟灰，淡淡笑了两声，慢声细语地说：“早先我向李怀根提叙过，看今儿能不能给解决吧。”

石富说了个囫圇头话，春枝追问：“到底甚事？”

石富咳嗽了一声说：“我家二才子要娶媳妇，想支点款买一架缝纫机。”

“噢？”春枝想起来了。她知道石富的底细，这个人腰里揣票子嘴头哭穷。春枝便说：“石富大叔，生产队的财务制度你又不是不知道，眼下队里正要买化肥，怎能随便借给你钱买缝纫机。”

石富扑楞楞地摇晃着胖脑袋，眨巴眨巴厚眼皮，不乐意地说：“我不信这么大个队，就缺那百儿八十块！”

春枝好言劝告：“不在钱数多少，这是队里的财务制度。石富叔，你想想，咱队学大寨，‘跨纲要’，不比你给儿子娶媳妇重大吗？”

石富不听劝告，还是胡搅蛮缠。

李怀根在一旁插了一杠：“看看你这个人，要是有余，春枝还不借给你吗？”

石富把眼一瞪说：“谁用你管？”说罢，夺拉着脑袋，倒背着手，忿忿地出了办公室，

石富出门后，李怀根气恼地说：“真是个自私鬼！他没钱，我才不信呢。”

春枝手指敲打着桌子，冲李怀根说：“这一笔帐到底咋回事？”

李怀根奸笑道：“春枝呀，那笔款不能那样算呀！队里的手续挺乱，差一抹二也就那么着了。”

春枝反驳道：“集体经济，一分一厘也不能差！”

李怀根苦着脸说：“好，好，我再想想……”

李怀根出门时差点撞在窗前那堆木料垛上。春枝望着桌上那堆纷乱的帐目，想起那天开党支部会的情景。

那天大队支部书记田永康，在会上宣布：“柳湾生产队会计李怀根要马上调换，由新会计接任盘查帐目。”

柳湾生产队队长刘旺问：“那让谁干呢？”

支部委员大部分推荐春枝。

刘旺又说：“春枝才念几天书，识字不多，怕不行。”

田永康有力地说：“不怕识字不多，只要和我们贫下中农一个心眼，走的一条路，她就能干！”

春枝当时坐在老支书的背后，听着人们议论：“我看春枝满行，文化大革命中是闯将。她队揪出隐藏二十多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不就是春枝打头阵的吗？”

又一个说：“就是嘛，发现李怀根手脚不干净，也是春枝。”

人们一致通过春枝当会计。

田永康乐呵呵地说：“春枝，你向大伙表表决心吧。”

春枝一听，脸“腾”地红了，不知该说啥，一抬头见老支书用爱抚的眼光瞅着她。春枝往桌旁一跨，响亮地说：

“只要贫下中农信得过我，困难再大我也干！”

会散了，老支书又结结实实地安顿：“春枝，你要给贫下中农掌好财权！李怀根是‘狐狸精’，要多加留心，小心他钻空子。”

春枝点点头。

春枝想到这儿，重复了一句老支书的话 “要给贫下中农掌好财权呀！……”

二

晌午收工了，春枝进了办公室还没坐稳，石富闯进来，二话没说，张嘴又是借钱。春枝一看这来头，有点气恼，但她心平气和地说：“前晌不是和你说过吗，现在不能借嘛。”

石富拧眉瞪眼地说，“不行！我今天非借不可，谁能等到驴年马月！”

刘旺推门进来，见石富粗脖子红脸，站在春枝的对面。春枝还是原样儿，不怒不恼，平和的脸蛋上还挂着笑意。刘旺正要问，石富抢先开口了：“队长，你评评这理，我买缝纫机为什么不给借钱？”

春枝说：“队里的财务制度，谁也不能违犯。”

“哈哈，”石富喘着粗气，冷笑道，“你瞒不过我，我不是瞎子聋子，别人能借，我就不能借？”

春枝冷静地分析着问题的根由。

刘旺不明真情，皱起眉头，愣在一旁。

石富更加凶了，眼珠子瞪得鸡蛋大，不干不净地说：

“上任三天，就偏三向四的。哼！”

春枝气得脸通红，强忍着气说：“石富叔，你说话得有根据！”

石富“嘿嘿”冷笑了两声，几根黄胡子也抽搐起来，大声说：“自己做的事反倒问起我了，怪不怪！”

刘旺瞪了石富一眼：“你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石富一看刘旺也朝着他来了，气冲冲出了门，边走边嚷：“你们胳膊肘子往里拐，别人能借，就不借给我，咱没个完！”

刘旺闹清了四婶取款的情况后说：“石富这家伙真难缠。”

春枝说：“我看有人在背后捣鬼。”

春枝整好帐目，回家跑了一趟，又找见四婶，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向供销社走去。到了供销社门口，正好碰见石富和他女人抬着一架缝纫机出来。石富看见春枝和四婶，冲着四婶恼忿忿地说：“哼！你们有借钱的地方，我石富也有借钱的门路。”

春枝说：“大叔，你听了坏人的教唆。”

石富女人说：“甚坏人，我们才遇上贵人了，不是人家给借钱，这缝纫机……”

石富狠狠瞪了女人一眼，女人只好把话咽回肚里了。

春枝把这些向老支书汇报了。中午在理论小组会上，她领着社员认真讨论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老支书也给社员说明了，春枝是拿自己买车子的钱给幼儿园买的缝纫机。大家分析：眼下这场风波的引起，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别看李怀根不出头露面，他就象个绿头苍蝇，到处找空子下蛆。

春枝暗暗注意李怀根的踪影，经过调查，终于查清给石富借钱的就是他。

三

天落黑了，春枝正想去找石富谈谈，她出了办公室，穿过柳树林来到村中央，看见四婶急扑扑地走了过来。春枝问：“您又了解到啥情况了？”

“嗯。”四婶点点头说，“我想和石富把咱买缝纫机的事往明里挑挑，我去找石富，正碰见石富去场院。我问做甚呀？他说黑夜浇地，刘队长捎话叫他送一小车柴禾，说刘队长正在办公室等着他呢！”

春枝听了，心里捉摸，觉着有点不对头。自己刚从办公室出来，没见刘队长的影子，怎么说刘队长在办公室等着要柴禾呢？

四婶见春枝神情变了样，想说甚又没说出口。

春枝说：“我看这里头有缘故。”

四婶点点头。

春枝悄声地说：“您赶紧去问问刘队长，看有这回事没，我在办公室等您。”

四婶扭身就走，边走边说：“不添个斤，也能凑个两吧。”

春枝和四婶分开手还没走几步，迎面见风风火火走来一个人，瞧那个熟悉的身架，就辨出是刘旺。春枝问：“是刘旺叔吗？”

对方应：“是啊。”

春枝问：“您没碰见四婶？”

刘旺说：“没有。”

春枝把四婶的话一五一十说给刘旺。刘旺一听，高声说：“这不是活见鬼了，我多会儿给石富捎话了！这小子想搞甚诡计？”

春枝又悄悄地说了两句，打了个手势，两个人便飞快地向办公室奔去……

就在这时，石富拉了一小车柴禾，到办公室见门锁着，他把小车子停在办公室门口，怨声怨气地说：“人都哪去了？”他四处瞭了一下，见豆腐房灯亮着，便走了过去。

石富刚迈步，从窗前木垛旁，爬出一条黑影，三爬两爬到了小车子跟前，把小车又往木材垛旁拉了拉，“嚓”地打着打火机，就往车上点……

在打打火机的工夫，两道手电光象利剑一样直戳点火的人的头上，那人“呀”的一声，打火机掉在地上。春枝和刘旺围上来，仔细一看，正是李怀根。

再说石富听见有动静，一扭头，见火光一闪，一个人要点柴禾，他猛地趑回来，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

李怀根强打着笑脸狡辩着：“别误会，别误会，我是来查帐的。”

春枝向李怀根跨了一步，大喊一声：“别装洋蒜了！休想放火毁灭罪证！”

李怀根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低下了尖瘦的脑壳。

春枝扭过头来看着石富。

石富结巴着冲李怀根说：“你不是说刘队长叫我把柴禾拉到办公室，你……”

刘旺对石富说：“你不听春枝劝告，认贼作友！”

四婶没找见刘旺也赶回来，她也数落石富：“你这个自私脑瓜子，得好好擦洗擦洗了。”

石富圪蹴在地上，擦眼抹泪自骂：“我鬼迷心窍了！……”

春枝从兜里掏出清单，在李怀根眼前一晃：“你干的坏事全在这上面。”

李怀根瘫软在地上。

柳湾生产队连夜召开了批斗大会。

斗争迎来了黎明。

春枝一夜没有合眼，又带领民兵开始了每天清晨的操练。

春枝站在一群民兵的前头，望着那东方满天飞霞，豪情满怀地说：“同志们，新的战斗的一天开始了！”

激 流

林 海 鸥

一

在水利局党委委员、工程师方克实的桌上，放着一张水利技术学习班学员的名单。这次学习班是给公社各大队培训技术骨干的。方克实那双细长的眼睛在字里行间寻找了一会儿，毅然地拿起红铅笔在一个名字上划了一道红框框，并在一张提交党委讨论的“水利技术学习班”名单上写上“杨纪生”三个字。他凝视着这个既生疏又熟悉的名字，愉快地回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半年前，一个初秋的下午，方克实坐着吉普车到红旗公社视察水利工程情况，顺便去双义村看望一下在那里插队的女儿方正。真不巧，半路上遇到了一场暴雨。泥泞的小路，坑坑洼洼淤满了水。吉普车艰难地颠簸着，方克实想见到女儿的心情更为急切。他曾设想过，三年过去了，女儿并没有流露过离开农村的意思，却在好几封信中对父亲进行了批评，同时赞扬了他们知识青年小组组长、年轻的共产党员杨